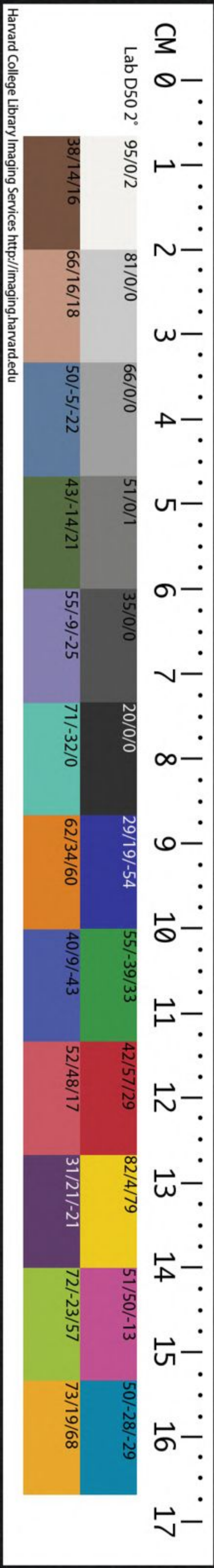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12 1933



後漢書卷之一百十三

逸民傳第七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

以堯稱則天不屈頽陽之高頽陽謂巢許也武盡矣矣終全

孤竹之藜孤竹謂吳齊也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

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

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或

靜已以鎮其躁謂逢萌或去危以圖其安四皓之類也或

垢俗以動其繫謂申徒狄鮑或疵物以激其清梁鴻嚴光

之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

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

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開曠此江

海之士避代之人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去性分

所至而已分音荀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

柳下惠成其妻誅之曰蒙耻救人蹈海之節千乘莫

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傲兮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連

移其情蹈東海成耳魯連下聊城田單爵之魯連逃

隱於海上遣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人各有所尚不

聞長沮桀溺之言乃告子路彼雖涇涇有類沽名者

論語曰孔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

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涇涇乎莫已知也又子

貢曰有美玉於斯蘊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沽謂街賣也

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節智巧以逐

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

輕王公也荀卿子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

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

數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若裂冠毀冕

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篡

諸本或作募法言作募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

薄天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喻賢者隱處不離暴

亂之害也然今人謂以計

數取物為篡篡亦取也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

及國語曰越土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註云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前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旌帛蒲車之所徵責相望於巖中矣毛詩

于旄美好善也其詩曰子于旄在浚之城易賁卦五六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蒲車以蒲裹輪取其安前書武帝以蒲車徵魯申公也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前書薛方字子容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論語文也肅宗亦禮鄭均

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

焉蓋錄其絕塵不反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

馳夫子奔軼絕塵則回瞻若平後矣司馬彪注云言不可及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土往而不能反夫作者列之此篇論語曰賢者辟代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

王獵路見二老者卽禽卽就也易曰卽鹿無虞也光武問曰禽何

向竝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夫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

之謬邪昔湯卽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帝王紀曰案

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注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

後漢書 逸民傳 三

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邲杜預注云傳曰今河南

南也河南縣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武王

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

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字子平高士傳向字作尚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

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

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

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

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

符錄聚事 亦中和之

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亨損益盈虛與時 建武中男女

借行益卦曰損上益下人說無疆也

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

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前書慶字子夏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

所終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劉攽曰案萌北海人則當是逢非逢也家

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

楯歎曰亭長土捕盜賊故執楯也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

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衛氏宇

恐帝大後見怨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即夜持萌

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

謂友人曰三綱絕矣

謂君臣夫婦父子

不去禍將及人即解

冠挂東都城門

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都城北頭第一門

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

頃乃首戴瓦盎

盎盜盆也

哭於市曰新乎新乎

王莽為新都侯及篡

號新室故哭之

囚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瑯邪勞山

今在萊州

即墨縣東南有大勞山小勞山

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

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太守懷憤而使捕之

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

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它吏行

此行自近正為及人計也不知者且謂功

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

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

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

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

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

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

謂僧

平會兩家賣買之價

時人謂之論

劉放曰案謂之論都不是當作為之語

曰避世

牆東王君公

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汗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僧牛

無二

價也

後漢書

逸民傳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為宗人

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請鄉縣訟

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

學初鄉佐嘗眾中辱黨黨久懷之續漢志鄉佐主收賦稅者後讀

春秋聞復讐之義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

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齊襄公九世祖哀公

亨於周紀侯諸之也故襄公讐於紀九世猶可復讐

乎雖百世可也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鬪日既交乃

而黨為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與歸養之數日

方蘇既悟而去自此勅身修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

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

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

潁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

尚書以穀樹皮為綃頭也綃頭解見向栩傳黨服此尚書以待見也

案文少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

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

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

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

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

後漢書 逸民傳 六

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
 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
 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
 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
 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
 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颍
 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
 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
 均徵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

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

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禮記曰儒

有上不事諸侯下不事天子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閭陽毀之曰太

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皇甫謐高士傳曰故梁

多晉公族子孫以許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漢

與號為難化常擇嚴猛將或任殺代為威父兄被誅

子弟怨憤至告許刺史二千石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

至以壽終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

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以其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

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

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

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

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

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

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使人因謂光曰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印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

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

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

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

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

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

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

子陵我竟不能下女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

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

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

異

就聘故
伴假塞狂
態盜千石
高合帝亦

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陽縣

也本漢富春縣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焉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

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

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

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性清

高未嘗修刺侯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

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其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

駕人車豈此邪帝王紀曰桀以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前書莽改允吾為修

後漢書 逸民傳 九

遠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者北地今寧州也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

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

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

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去凶也悉以豕償之其主

猶以為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

執勤不懈朝夕隣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

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

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以女妻人口鴻

不因人執竝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

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

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

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

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斥遠也妾亦偃蹇數夫

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

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

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

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

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

後漢書

逸民傳

十

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
 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
 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
 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
 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遠未央兮噫肅
 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
 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遊舊
 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撥但兮傷悴志菲菲兮
 升降爾雅註撥但憂也非非高下不定也撥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欲乘策

今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指直咸先佞兮

噫論語口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則人不服噫音延讒言捷急之貌固靡慙兮

獨建冀異州兮尚賢建立也言已無慙於獨立所以遠吳者冀異州之人貴尚賢德

聊逍搖兮遨嬉續仲尼兮周流儻亡覩兮我悅遂舍

車兮即浮舍其車而就月船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

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光貌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札及魯連然

冀幸其神靈與之同美也惟季春兮華阜麥舍舍兮方秀哀茂時

今逾邁愍芳香兮日臭茂盛也臭敗也悼吾心兮不獲長委

結兮焉究委結懷恨也究窮也口囁囁兮余訕嗟恒恒兮誰

後漢書 逸民傳 十一

誦謗也鄭玄註禮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說文

記曰恒恒恐也釋名大屋曰廡為人賃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

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

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

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博

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柩歸去及卒伯通等

為求墓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

高可令相近要離刺吳王僚子慶忌者冢在今蘇州吳縣西伯鸞墓作其北葬畢妻

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

美婦好合
天作之合

辨是理

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毛詩曰伐

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念高子兮僕懷思想

于喬木嚶其鳴矣示其友聲

仕高士傳曰恢字伯通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

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

鷄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

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

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酈元注隣里有爭財者持

水經云即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

後漢書

逸民傳

十三

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尤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

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甯，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

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多所陳諫，泰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薨，謚宣侯，即畢之父也。嘗以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綴而有

感以為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

風尚矣。潁陽洗耳，耻聞禪讓。

許由隱於潁陽，聞堯欲禪乃臨潁而洗耳。孤

竹長飢，羞食周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

或高棲以違行

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

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汗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怨

累之為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委體

泉沙謂屈原懷沙礫而自沈也。鳴弦揆日，稽康臨刑顧日景而彈琴也。論者以事迹相明，故引康為喻。

臺修字孝威

修音大冬反

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

武安山縣之

也。鑿穴為居，采藥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

乃使從事致謁修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修曰康

高十傳曰刺史執棗栗之贄往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修曰修幸

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

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

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

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語

餘聲也音乃賀友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

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為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

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

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

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

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

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

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

遁以壽終

矯慎字仲彥風俗通曰晉大夫矯父之後也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

老隱遁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

蘇章鄉里竝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為稱然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遣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

何嘗不歎汝南在扶風之東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

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窈兮冥兮其

中有精又曰理大國若烹小鮮又曰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

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

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孟子曰湯使人以幣聘伊尹伊尹曰我何以湯

之幣聘為哉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存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豈若

使是人為堯舜之人哉

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

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列仙傳蕭

史秦繆公時善吹蕭公女弄玉好之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皇聲鳳來止其屋為作鳳

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

安治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赤雀止

台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亦非狐兔燕

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而去也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

自言歿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

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以兔置為事且兔網也毛詩序曰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故慎以為事焉

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

時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

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

子高良少誕節毋意驢鳴意音慮良嘗學之以娛樂

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

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

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

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

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

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視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

禪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

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滿年

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請府遜遜也悉將妻子既行在

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竝

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練裳布被竹筥木屐以遺之

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字高卿高一作喬扶風字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

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
 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
 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
 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
 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未若
 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
 敢復言懼音紀 具反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
 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謂詩書禮樂也學窮典奧幽居恬
 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願

聖朝就加袞衣

毛詩曰袞職有闕謂三公也

必能唱清廟之歌

來儀之鳳矣

詩清廟曰於穆清廟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

曰吾既不能遜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

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

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

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

平五年以壽終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

此教語

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
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
邪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
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
子邪立天子以受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
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今
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
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

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
也班布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鳩淵

龍鳳逝而不至解見獨行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

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左傳曰滅文仲聞六與蓼

滅曰皋陶廷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

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

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

安所雖泣何及乎毛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二人欲

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峴山在今襄陽縣襄陽記曰諸

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

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

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

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

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

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

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

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

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龜鼉穴

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

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

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

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襄陽記曰德公字士

明姊為魏黃門吏部郎子渙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

劉攽曰正文案苦居畎畝不成文理當有一良字

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

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

門山因采藥不反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

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

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

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

虛全事違塵枉違遠也

後漢書卷之一百十四

列女傳第七十四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

詩謂關雎后妃之德也書稱豷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尚遠也

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迹為列女篇如馬

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嬖李姬各附家傳

嬖梁竦女李姬李固女也

若斯之類竝不兼書餘但摭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
 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
 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
 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
 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
 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
 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
 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
 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

有言爾雅曰舅姑在則曰君舅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
 易繫辭之言也吾焉敢忘乎永昱已見前傳

太原王霸之妻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
 時連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
 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
 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
 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鄭玄註禮記云耒耜之
曲者也說文曰耒耜
見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
沮喪也
作慚也
 霸目之有愧容
 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罷而

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

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去知禮則曹輩也見客而

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

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

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屈音渠勿反有是哉遂共終身

隱遁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

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沂流而汲

風不特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隣舍

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

之姑怪問隣母隣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

子後因遠汲溺歿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

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隣

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

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施兵而過曰驚

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

落蒙其安全比近也永平二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

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

江陽令卒於官所居治鄉人為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

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

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

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

列女傳曰齊莊王好田獵

樊姬故不食鮮禽以諫王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五音以諫公並解見文苑傳

故君以責

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

言而見用是為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

事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

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

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

書閣踵而成之

踵繼也

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

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

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

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

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融兄名續見馬

援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

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

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聽采狂夫之

瞽言納蕩蕘之謀慮前書曰狂夫之言明主擇焉妾

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妾

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易曰謙尊

而光又曰鬼神害盛而福謙左傳曰謙讓者德之基也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

廉高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太伯違邠孔子稱為三

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季歷託採藥於吳時已居周此言邠者蓋本其始而言之也所以光

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

政乎何有論語孔子之言也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

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謂際而以

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謂有纖

則推讓之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

昧歿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螳之赤心太

后從而許之於是隴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誠七篇有

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

賴母師之典訓母傅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

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

有息女願為箕箒妾言

執箕帚主賤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

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中內夙夜劬心勤不

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素先

恒恐子穀負辱清朝三輔決錄注曰齊相子穀頗隨

掾察孝廉為長垣長母為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穀即成之字也聖恩橫加猥賜金

紫漢宮儀曰二千石金印紫綬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

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

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沈滯

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章

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去矣猶言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

瓦搏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弄

於地卑之也紡搏習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

弄之瓦搏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

祭祀也毛詩傳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

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

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濟于以盛之維篚及苕于以

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

季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

人後已有善莫名之善也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

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作起也

執務私事，不辭劇易。劇猶難也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

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

齊酒食，以供祖宗。潔清也，謂食也。左傳曰：潔齊豐盛也。是謂繼祭祀也。

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

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第

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

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禮記

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也。

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

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

理墮闕。墮音許，規反，墮廢也。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

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

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可不

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入

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禮記曰：八歲入小學。獨不可依

此以為則哉？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

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

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
脩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
也夫敬非宅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
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
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
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
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
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
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

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
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惡義俱廢夫婦離矣婦
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
曰婦功禮記文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

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
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
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
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
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

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

仁斯至矣論語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

娶之義儀禮曰父在為母何以暮至尊在不婦無二

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夫者妻之天也婦人

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

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夫

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

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

潔耳無淫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

群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

脫視聽陬輪陬輪不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

窈窕妖冶之貌也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

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

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

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

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

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不爾

猶不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

然也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影響言順從也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

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

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

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

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論語

孔子曰顏回不貳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而况婦

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

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

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金物

之堅者若二人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二人既同心共芳馨如蘭也古人通謂氣為臭也夫嫂妹

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女曰

媛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

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隣休光

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托名以自高於妹

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

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毀譽布於中外

耻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

君子謂夫

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

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

柄易繫辭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

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韓詩周頌之言也射

也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昭婿之

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

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

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

又作大家讚焉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

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

水論語撰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廉者不受嗟來之食解見文苑傳况

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而遠

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

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

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

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

其所凶

論語孔子曰君子日知其所凶月無忘其所能亡無也

以就懿德若中

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

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遺饋羊子嘗有它舍鷄謬

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鷄不餐而泣姑怪問其

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

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

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

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

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

而前妻四子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

安眾縣屬奇陽郡

四子

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

不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

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

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

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

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

曾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

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葺自後訓導愈明茲為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勅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塋其義至矣又臨亾遺令賢聖法也前書帝楊王孫龔勝今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臨亾並有遺令于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婆姿神溺歿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

遂投江而歿

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水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衣字

或作水見項原列女傳

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塋娥於江南

道傍為立碑焉

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鄆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

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嘆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

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讐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家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

之曰婦奉箕箒而巳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與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

論語曰叔

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宅人之賢者猶丘陵焉猶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請賦云。

酒泉龐消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亾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

之常理。何敢苟生。以在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間。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沛劉子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見年十五晚。又天殺。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警。宗婦相與怒之。共謂曰。若家妹無他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

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

曰行義桓嫠

寡婦曰嫠

縣邑有祀必膳焉

膳祭餘肉也尊敬之故有祭祀

必致其餘也左傳曰天子有事膳焉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

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

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

名聘以輶輜百乘馬二十疋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

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

刃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

於一婦人乎妾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

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

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

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輓鞭撲交

下周禮考工記曰輓長六尺鄭眾曰謂輓端壓牛領者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

乎速盡為惠遂歿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

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

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

爽以采許之

魏書爽字伯也為太子文學早卒

因詐稱病篤召

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

抱載之猶憂致憤激勅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偽為

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

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

飾請奔人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奔敬憚之遂不敢逼

至曙而出采因勅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

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濯有

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為意比視已絕時

人傷焉

健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

益部亂道聚眾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

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

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

為齋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携持而走媛姜代道

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

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者健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

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
 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
 之計所生男女二人竝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
 繫兒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
 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歿弟賢其
 父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
 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
 有才辯又妙於音律

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

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竝不差謬

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

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歿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音甚酸哀眾皆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

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
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
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
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
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
禮記曰男
女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
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曰漢季
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

擁主以自疆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眾

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

圍城邑所向悉破亾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掌拒

掌音
直庚

反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

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

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此斃降

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

罵或便加種杖毒痛叅并下且則號泣行夜則悲吟

坐欲歿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

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生霜雪胡風春夏

可為

宗族况恠

起翩翩吹我衣蕭蕭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
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
里邂逅微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
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亾永乖隔不忍與之
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言毋常去豈復有還
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
思見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
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
裂馬為立脚蹶直為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路亦嗚

宗族况恠
齊後人代

明去去割情戀遠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待復
會念我出腹子匈臆為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
外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真覆
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笑笑對孤景但吃糜肝
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
大為復疆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
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
歲其二章曰嗟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
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羗蠻山谷眇兮路曼曼

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冥音飢當食兮

不能餐常流涕兮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

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北方近陰氣凝兮雪夏

零沙漠雍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

吳腥言堯離兮狀窈停堯離句奴歲聿暮兮時邁征

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

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

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

悲目清心止思兮匈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哀咽

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
毋兮號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徒笑笑頓
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

列女後傳琰
字昭姬也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婦人

其節操有蹤跡可紀者及幽都閑婉有禮容者區別
其遺風餘烈以明女史之所記也管彤赤管筆解見
皇后

後漢書卷之一百十四 終

後漢書卷之一百十五

東夷傳第七十五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祗也言仁而好生萬物祗地
而出事見風俗通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

之國焉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琅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

不灰人在交脛東其為人夷有九種竹書紀年曰后

黑色壽不灰並在東方也曰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

九夷來御也曰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

陽夷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暎夷白夷赤夷

夷來宿後少康即位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羲仲

位方夷來賓也東夷傳

宅隅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

孔安國尚書注曰東方之地曰隅夷暘谷

日之所出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

太康啓之子也

不反不恤人事

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

獻其樂舞

少康帝仲康之孫帝相子也竹書紀年曰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於王門諸夷入舞

桀為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

蓋夷作寇

仲丁殷太戊之子也竹書紀年曰仲丁即位征於蓋夷也

自是或服或

時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寔盛遂分遷淮岱漸居

中土

武乙帝康丁之子無道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也

及武王滅紂

纘木獻石罍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

遂定東夷

尚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征之

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僞號乃率九夷以伐宗

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

王主之

博物志徐君宮人娠云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狗舍持所棄卵銜以歸

母母覆煖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為名宮人聞之

乃更錄取長襲為徐君尸子曰偃王有筋而無骨故

水經注曰潢水一名偃王有筋而無骨故

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

陵以此其地當之也

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

國穆王後得驥騮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

之駟西巡狩

祭而忘歸

穆王得赤驥盜驪驎騮騄耳

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

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

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武原縣故城在今泗

州下邳縣北徐山在其東博物志曰徐王妖異不常

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石室祠處偃王溝通陳蔡

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已得天德自稱偃王穆王聞之

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鬪為楚所敗

北走此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

山也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毛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

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王也能與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治治匪安匪游及幽王

淮夷來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敵戎土疆

浮亂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之而郟及楚靈會申

亦來豫盟左傳楚靈王蔡侯陳侯後越遷琅邪與共

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

散為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

前書曰朝鮮王滿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

鮮為置吏築障漢興屬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

東走渡泅水居秦故空地稍役屬朝鮮因王其國百

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土之都王險也
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
人寇邊前書莽發高句麗兵當代胡不欲行郡縣強
迫之皆亡出塞因犯為寇州郡歸咎於高句
麗侯騶嚴尤奏言貊人犯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遠
法不從騶起宜慰安之
東太守祭彤威讐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濊貊倭韓萬

里朝獻故車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施

鈔桓靈失政漸滋芟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

有乖畔而使驛不絕劉攽曰使驛不絕案郵驛中

書皆言使譯使即使者譯則譯人故合作使譯故國

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熹飲酒歌舞或冠

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左傳

曰仲尼學官名於鄉子既而告人曰此蠻夷戎狄總

名西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

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

離國王出行索或作橐 音度洛反其侍兒於後髮身婁音人 鳩反

還欲殺之侍兒口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鷄子來降我

因以有身工囚之後遂生男子令置於豕牢牢圜也豕

以口氣嘘之不灰復徙於馬蘭蘭卽 欄也馬亦如之王以

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

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今高麗中有蓋 斯水疑此水是

也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

夫餘而王之焉於東夷之域最為平敞土宜五穀出

名馬赤玉貂豹

貂似豹無前足音奴八反

大珠如酸棗以負柵為

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麤大疆勇而謹厚不為寇

鈔以弓矢刀矛為兵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

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

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

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躡占其

吉凶

魏志曰牛躡解者為凶合者為吉

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

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為奴婢盜一

責一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

漢書

上兄外妻嫂死則有槨無棺殺入殉葬多者以百數

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

迎取以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

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

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

浪殺傷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

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

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桓帝

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

餘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至靈帝熹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
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
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
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
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為穴
居以深為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
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

名家
逐臭

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園之而居自漢
其以後臣屬夫餘種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
射發能入人目矛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
寸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盜隣
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
○劉放曰東夷沃沮等族食類
此皆有俎豆案此字
網紀者也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
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為居

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

官室東夷相傳以為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

晚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自消奴部絕奴部

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案今高麗五部一曰內部一

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二曰東部一名左部即順

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

一名右部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

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古鄒大加高麗

鴻臚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滅朝鮮以高句

麗為縣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為真使屬玄菟賜鼓

伎人其俗淫皆潔淨自憙暮夜輒男女群聚為倡樂

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前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

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為零星

故以辰日祠於東南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

盟其國東有大穴號禳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

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

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

評議便殺之没入妻子為奴婢其婚姻皆就婦家生

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

厚塋積石為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

後漢書

東夷傳

七

關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為居因名曰小水貊
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魏志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

別種因名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欲行
之小水貊

改

疆迫遣之皆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

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傳首

長安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於是貊人

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

號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

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大

原而遼東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

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

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略六縣太守耿夔擊

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貢獻求屬立

堯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華麗縣屬樂浪郡

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

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

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

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阨以遮大軍而潛遣三千人
 攻玄菟。遠東焚城郭殺傷一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
 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
 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縣名屬遼東郡殺掠吏
 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及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
 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歿於陳。死者百餘人。秋
 官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
 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
 是歲官歿。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

議者皆以為可許。尚書陳忠曰。官前桀黠。不能
 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
 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遠漢生口詣玄菟降。
 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蒞臨以示百姓。幸會
 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
 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以後。不
 與縣官戰鬥。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隸人
 四十四匹。小口半之。遂成歿。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
 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

之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今

郡國志西安平屬遼東

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

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太山之東

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

城西平壤即王險城也

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

其地東西夾南北長

夾狹音

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

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

持矛步戰言語食飲居處衣服亦似句驪其葬作大

木椁長十餘丈開一頭為戶新死者先假埋之

肉盡乃取骨置椁中家人皆共

椁刻木如主隨火

者為數焉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為玄菟郡後為夷

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以沃沮為縣屬樂浪

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以封其渠帥為沃

沮侯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驪可驪復

置其中大人遂為使者以相監領責其租稅貂布魚

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為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名置

溝婁去南沃沮入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

婁挹婁人憙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每夏輒滅於曩

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
 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又於岸際
 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
 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
 子。魏志曰田丘儉遣王頎追句驪王
 宮窮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所傳云
 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
 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
 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入條之教。前書曰
 箕子教
 以人條者。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田蠶
 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

音義曰八條
 不具見也

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
 飲食以籩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
 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
 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武帝濊君
 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
 其地為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
 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部。番音
 潘至昭帝始元五年。罷
 臨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大
 領。巴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

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
 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
 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為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
 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者舊自謂與句驪同種言語法
 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嗜欲不請句男女皆衣
 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
 姓不婚多所忌諱疾病死亾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
 知種麻養蠶作綿布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
 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又祠虎以為

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
 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
 共持之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
 之可於果高三尺乘海出班魚使來皆獻之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
 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
 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
 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
 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

珠配如

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為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鷄，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蜀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以綴衣為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紒紫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緹以大木，嚙呼為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

會群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為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為天君。

又立蘇塗

魏志曰：諸國各有別邑，為蘇塗。諸邑建至其中，皆不還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

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辰

韓耆老自言：秦之亾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

地與之，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

呼為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

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祗。

次有殺奚，次有邑借。

有其官各

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

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滅倭
馬韓竝從市之凡諸貿易皆以鐵為貨俗喜歌舞飲
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

扁音補
典反

弁辰

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
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
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為衛滿所破乃將其餘眾數
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為韓王準後滅絕馬
韓人復自立為辰王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
提等詣樂浪貢獻

廉斯邑名
也提音是

光武封蘇馬提為漢

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竝盛郡
縣不能判百姓苦亂多流亾入韓者馬韓之西海島
上有州胡國其人短小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
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
滅韓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
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

案今名邪摩
推音之訛反

樂浪郡徼去

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
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

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識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腴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

羊鵲

鵲或作鷄

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之男子

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

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

著之竝丹朱坊身

說文曰坊塵也坊蒲頓反

如中國之用粉也有

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

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

壽考至百餘歲者甚眾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

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妬風俗不盜竊少爭

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

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為樂灼骨以卜

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

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

以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

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

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

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

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
 衆於是共立爲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
 人給衣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
 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
 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
 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
 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鯷人鯷音達分
 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
 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事見歲記求蓬萊神仙不得

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
 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
 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土志曰
 夷洲在臨海東南去

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凋四面是山谿人皆
 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所生五穀又多魚
 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
 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爲矛以戰鬪摩羅
 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以
 鹽鹵之歷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爲上肴也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
 聞也及施入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
 夜扁扁關也回頭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

事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
 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其後遂通接商
 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擾亂也於是從而
 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
 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嶠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羸末

紛亂燕人違難謂衛滿也雜華澆本遂通有漢衛滿入朝

夏之風又澆薄其本眇眇偏譯或從或畔偏遠也

後漢書卷之一百十六

南蠻西南夷傳第七十六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高辛帝嚳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

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

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

名曰槃瓠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

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

群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診候視也帝大喜而計槃

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

高士

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
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
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

今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黃岡武陵記曰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跡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型石窟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

於是女解去衣裳為
僕鑿之結著獨力之衣

僕鑿獨力皆未詳流俗本或有改鑿字為豎者妄穿鑿也

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
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歿後因自

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

尾形

于晉紀曰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槃瓠之後雜處五溪之內槃瓠馮山阻險每每常為害

魚肉叩槽而號以祭槃瓠俗稱赤髀橫裙即其子孫

其母後歸以狀白帝

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蘭語言侏離

侏離蠻夷語聲也

好入

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

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

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

優寵之故獨其賦役也荆州記

口沅陵縣居酉口有上就武陽二鄉唯此是槃瓠子孫狗種也二鄉在武溪之北

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媿徒

日媿女人自稱媿我也音胡朝反此已上以見風俗通

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其

不復耳

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邊患逮於周世黨眾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

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又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讐毛詩

小雅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顯允方叔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為讐注云方叔卿士命而為將也明其黨眾繁多是以抗敵諸夏也平王東遷

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乃率蔡共侯擊破之晉文侯

也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其水遂無次且不設備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緄於荒谷羣帥因于冶莊王初立莊王名旅民飢兵弱復為所寇楚

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之役蠻與楚王合兵擊晉左傳晉楚戰于鄢陵晉卻至曰楚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

也陳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

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西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

賓布說文曰南蠻賦也賓將冬反雖時為寇盜而不足為郡國患

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

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溪擊之沅水出牂

州岳州經洞庭湖入江也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

船不得上蠻氏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

守險尚食盡引還蠻緣路微戰尚軍大敗悉為所沒

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

守馬成擊之不能剋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

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脫

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為置吏司羣

蠻遂平肅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叛入

零陽蠻界零陽縣屬其冬零陽蠻五里精夫為郡

破從從等皆降三年冬澧中蠻覃兒健等復反澧水

出今澧州攻燒零陽作唐孱陵界中作唐縣屬武陵

崇義縣明年春發荊州七郡及汝南潁川

在今荊州公安縣西南孱音仕顏反郡孱陵縣故城

弛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募充中五里蠻精

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賊充縣屬武陵五年春覃

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大破之斬

兒健首餘皆棄營走還澧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是

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和帝永元四年冬澧中澧

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

安帝元初二年。禮中蠻以郡縣徭稅失平，懷怨恨，遂結充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漢中禮中蠻四千人，竝為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零陽屬武陵郡著赤幘，稱將軍，燒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

示國
示國

故羈縻而緩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繇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禮中蠻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明年春，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那尤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永興元年，太守應奉

以恩信招誘皆悉降散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反
叛屯益陽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眾至萬餘人
殺傷長吏又零陵蠻入長沙多武陵蠻六千餘人寇
江陵荆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
走肅主簿故爽扣馬音諫曰蠻夷見郡無傲備故敢
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聲
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
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
殺爽而走帝聞之愆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

閻拜家一人為郎於是以前校令度尚為荆州刺史
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皆
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祈奔走廖音力武陵
蠻亦更攻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斬首三千
餘級降者二千餘人至靈帝中平三年武陵蠻復叛
寇郡界州郡擊破之禮記稱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其
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題額也雕之謂刻其西
有噉人國生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音則以
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烏許人

是也。萬震南州異物志烏潯地名在廣州之南交州

之北拒出道間伺侯行旅輒出擊之利得人食

之不貪其財貨竝以其肉為肴俎又取其鬪

饜破之以飲酒以人掌趾為珍異以食長老

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

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

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曰：德不加焉，

則君子不饗其質。質亦費也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

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爾

曰黃髮始肯曰：又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尚書大傳作

耆老壽也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

王。事見尚書大傳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

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蠻夷。

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他自立為南越。

王，傳國五世。前書南粵王趙他，真定人也。秦時為南海尉。他孫胡、胡子嬰、齊嬰、齊子興也。

至武帝元鼎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趾刺史領焉。

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

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緹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

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

幸。幸子豹合率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

後漢書

南蠻傳 七

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以豹為珠崖太守即就也威故大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

賂漸相侵侮故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罷之

凡立郡六十五歲逮王莽輔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

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

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為髻於項上也

以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

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為交趾任延守

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

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

游里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為歸漢里君明

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趾女子

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麓冷縣雒將之女

也麓音莫支反冷音零嫁為朱戴人詩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

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里

皆應之凡畧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趾刺史及諸太

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舩修道

橋通障谿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舩將

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嶺表悉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宥不事人宥不事人蠻夷別號也邑豪獻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眾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

蠻夷反叛明年遂招誘鬱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史任連音卓奉詔赦之賊皆降散

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獻內屬三年日南徼外蠻復來內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

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劉放曰案國名葉調其王名便此作調使符一調

字也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

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執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

卽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爲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盤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亾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

不復堪關。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十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古升小故。用米曰五升也。

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

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亾必衆。旣不足禦敵。

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

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

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

就討益州叛羗。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

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

快邊民
痛

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上功不實。免為庶言之於文帝。帝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守。劉放曰注前書曰案文多一曰字哀帝即拜

龔舍為太山太守。

前書曰舍字君倩。初徵為諫議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

哀帝遣使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也。

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

周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竝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

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

動九真。與相連結。交阯刺史九江夏方。開恩招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遷為桂陽太守。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

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九真太守
 兒式戰歿兒五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爲郎遣九
 真都尉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猶屯據日南
 衆轉疆盛延熹三年詔復拜夏方爲交趾刺史方威
 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靈帝
 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潯人十餘
 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
 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光和元年交趾合浦烏潯蠻反
 叛招誘九真日南合數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

雋擊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音審氏相氏鄭氏

皆出於武落鍾離山代本日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其山有赤黑二

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

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

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

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

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荆州圖曰副夷縣西有溫泉古老相

傳此泉原出鹽于今水有鹽氣縣西一獨山有石穴

有三大石竝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名爲陰陽石陰

石常濕陽石常燥盛弘之荊州記曰昔廩君浮夷水射鹽神於陽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水經云夷水巴郡魚復縣注云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澄清因名清江也○劉攽曰注夷水巴郡魚復縣案文少一經字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

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

循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

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代本日廩君使人操

青縷以遺鹽神曰嬰此即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

鹽神受縷而嬰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之

中鹽神鹽神歿天乃大開也○劉攽曰注即廩君於

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案文少一不字廩君於

是君乎夷城此巴上並見代本也四姓皆臣之廩君外魂魄世

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并

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

○劉攽曰案巴氏之君可有爵有罪得以爵除其君

耳民何故輒得之明衍民字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

其民戶出帛布八丈二尺鷄羽三十簇說文帛南蠻夷布也音公

亞反毛詩四簇既均儀禮矢簇一乘鄭玄注曰簇猶

候也候物而射之也三十簇一百四十九俗本帛作

蒙簇作簇者並誤也○劉攽曰注案簇三羽當九十

若四矢為一簇則三百六十無緣得一百四十九未

詳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時故事至建武二

遣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蠻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

巫蠻許聖等

巫縣屬南郡

以郡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

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荊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聖

等依憑沮隘久不破諸軍乃分道並進或自巴郡魚

復數路攻之蠻乃散走斬其渠帥乘勝追之大破聖

等聖等乞降復悉徙置江夏靈帝建寧二年江夏蠻

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變復反與廬江賊黃

穰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年廬江太守

陸康討破之餘悉降散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

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

殺虎者賞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

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

華陽國志曰巴夷廖仲等射殺之也

昭王

嘉之而以其夷人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

田不租十妻不算

優寵之故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稅雖有十妻不輸口算之錢復音福

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俸錢贖死

何承天纂文曰倭蠻夷贖罪貨也音

徒濫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

龍 酒 訓

夷人安之。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遺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資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閑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鼓陷陳俗，喜歌舞。喜音虛 記反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世世服從。至于中興，郡守常率以征伐。桓帝之世，板楯鼓反。太守蜀郡趙溫以恩信降服之。熹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復反，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熹帝遣御史中丞

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羗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羗灰敗殆盡，故號為神兵。羗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元年，羗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史記曰：周成王封楚熊繹，始居丹陽。今歸州棟歸縣東南故城是也。至楚文王始自丹陽遷於郢。續漢志云：南郡枝江縣有丹陽聚也。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顯

卷一百十六
類由遠吏
貪暴選牧
守安東上

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殺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頸割。雖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矣。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至中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板楯蠻夷因此復叛。寇掠城邑。遣西園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阯。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嶠。昆明諸落。西極同師。東北至

葉榆

葉榆縣屬益州郡。葉或作蝶。巨賢按前書曰。西自同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嶠。昆明今流俗諸

本竝作布。舊昆明蓋嶠字。誤分為布。舊也。

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辮髮隨畜

遷徙無常。自嶠東北有苻都國。東北有冉駝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駝東北有白馬國。氏種是也。此三國亦有君長。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

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見華陽國志武帝元鼎

六年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

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

為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

歿配食其父今後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前書地理志曰

夜郎縣有邈水東至廣鬱華陽國志云邈水通鬱林

有三郎祠皆有靈響又云竹王所捐破竹於野成竹

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初

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椽

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畱王滇池以且蘭有椽

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為牂牁異物志曰牂牁地多

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

句町縣有枕根木可以為麩百姓資之臨海異物志曰枕根木

皮有毛似楸欄而散生其木剛作鋸鋤利如鐵中不

更利唯中焦根乃致致耳皮中有似檣稻米片又似

麥麩中作餅餌廣志曰枕根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

洪直傍無枝條其顛生葉不過數十似櫻葉破其木

肌堅難傷入數寸得公孫述時大姓龍傅尹董氏與

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南越志曰

番禺縣之西光武嘉之竝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

有江浦焉南蠻傳

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城始有學焉珍官

至荊州刺史

華陽國志曰尹珍字道真母斂縣人也

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為益州郡割牂柯越巂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未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

鵝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怵

怵奢多也

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

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巂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

殺略吏人莽遣寧始將軍廉丹發巴蜀吏人及轉兵

穀卒徙十餘萬擊之吏士飢疫連年不能剋而還以

廣漢文齊為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溉灌墾田二千餘

頃率厲兵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

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

降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為鎮遠將

軍封成義侯於道卒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建

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牒榆拊棟連然滇池

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

姑復縣屬越巂郡餘益六縣

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

縣屬犍為郡朱提音殊提音匙

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為蜀郡人及朱

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度瀘水入益州界

瀘水

一名若木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犍道入江在今巂州南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

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

尚獲其羸弱殺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

皆破之明年正月退至不韋

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

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

子孫宗族資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行也

本共是置字

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五

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肅宗

元和中蜀郡王追為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

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

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

龜討之不能克朝議以為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

遠役不如棄之太尉掾巴郡李顯建策討伐乃拜顯

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維

陟顯卒後夷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為太宗討定之毅
初到郡米斛萬錢漸以仁恩少年間米至數十云
少年也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
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
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
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
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
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

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

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

衣著尾自此以上竝見風俗通也九隆歿世世相繼哀牢傳曰九隆代代相傳

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記知禁高死子吸
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
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

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澁生人以來未嘗交通

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箬船箬音蒲佳反縛

竹木為箬以當船也南下江漢擊于附塞夷鹿芟芟音多其鹿芟種今見在

人弱為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為逆流

翻酒二百餘里，船沈沒哀牢之衆，溺歿數千人。賢
 果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麥，鹿麥王與戰殺其
 六王。哀牢者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
 衆驚怖引去。賢果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
 古有之。今攻鹿麥，輒被天誅，中國其有望帝乎？天祐
 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果等遂率種人戶二千
 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巂太守鄭溫，
 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果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
 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

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
 七百一十二。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

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古今注曰

永平十年，年益州西部都尉居嵩，唐續漢志合為永

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

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

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

度蘭倉為它人。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

者，耳皆下肩三寸。度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
 穀蠶桑。知染采文繡，剡羶。剡解見李恂帛疊。外國傳

國女子織作蘭干細布華陽國志曰蘭干獠言紵織成文章如綾

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廣志白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其

毳淹漬緝織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汗先以覆亾人

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見華陽國志出銅

鐵鉛錫金銀光珠華陽國志曰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為金有光珠定博物志曰光珠

卽江虎魄廣雅曰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漢珠也者八九尺犬如斛去皮成虎魄如于河

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伏苓伏苓千歲化為虎魄今太山有茯苓無虎魄

永昌有虎魄徐表南方草物狀而無茯苓也水精瑠璃軻蟲蚌珠曰凡採珠常三月

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孔雀翡翠

魚石蚌左右蚌珠長三寸半凡二品珠也

翠犀象猩猩貊獸鄆元水經注曰猩猩豕有奇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

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猩猩在山谷

中行無常路百數為羣土人以酒若槽設於路又喜

觸子土人織草為屨數十鞞相連結猩猩在山谷見

酒及屨知其設張者卽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

而罵云奴欲張我捨之而去去而又還相呼試共嘗

酒初嘗少許又取屨子著之若進兩三升便大醉人

出收之屨子相連不得去執還內牢中人欲取者到

牢邊語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肥竟相

對而泣卽右思賦云猩猩啼而就禽者也昔有人以

猩猩餉封溪令問餉何物猩猩自於籠中日但有

酒及僕耳無它飲食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駟狀頗

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曰貊色蒼白其皮

溫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見華陽國志先是西部

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

後漢書 南蠻傳 三

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為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為常賦夷俗安之純自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

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越嶲唐

城○劉敞曰按嶲唐自是縣屬永昌後人不知妄增越城二字太守王尋奔牂牁

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嶲益

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郡國志曰屬永昌郡

也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

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封為破虜

傍邑侯永元六年郡徵外敦恐乙王莫延募義遣使

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徵外蠻及暹國王雍由調揮音

觀記作壇字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

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年徵外僬僂種夷陸類等三

千餘日舉衆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暹國

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

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

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暹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

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

絲繒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汗

澤因名為邛池南人以為邛河

在今邛州越舊縣東南南中八郡志曰邛

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大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狀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之餽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霧言與令何殺我毋當為毋報讐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陷河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佗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晏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

好事人以為枕相贈爨音側○劉敞曰注令大後復忿姥恨責出蛇案文當云令大忿恨責姥出蛇

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嵩水伐之以為越嵩郡水

源出今嵩州邛都縣西南嵩山下前書其土地平原地理志曰言其越嵩水以置郡故名焉

有稻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鷄金馬光景時時出見

禺同山在今襄州揚波縣王褒碧鷄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岸敬移金精神馬驃碧之鷄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鷄光景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俗多游蕩而喜謳歌畧與牂柯相類豪碧形似鷄也

帥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以為軍候更始二年長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立為邛

毅王領太守事又降於公孫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為
 中毅王建武十四年長貴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即授
 越巂太守印綬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
 由越巂長貴聞之疑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
 自放縱即聚兵起營臺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先
 以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中郡遂掩
 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永平元年始復夷復叛
 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後太守
 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

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人

續漢書志曰蘇祈縣屬越巂郡

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

安漢縣屬巴郡

起墳祭祀詔書嘉

美為立祠堂安帝元初三年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種
 戶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內屬時

郡縣賦歛煩數五年以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殺

遂久令

遂久故縣在今靡州界

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

應之衆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

剽略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
 堪能從事討之喬乃遣從事楊棟將兵至牂榆擊之

賊盛未敢進先以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
 購賞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
 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
 皆情執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
 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
 十人皆減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劾卒張喬深
 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天子以張翁有遺愛
 乃拜其子湍為太守夷人懽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
 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

曉語曰當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後順桓問廣漢焉
 顯為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

祚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祚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
 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

仙人山圖所居焉劉向列仙傳曰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蹋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黃

當歸羌活玄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
 之白云五岳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灰出
 圖追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元鼎六年以

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
 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

梁國寧陵人也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東觀記輔作誦在

州數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

至正如所未加白狼繫木唐叢等百餘國戶百三十

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

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詩周頌也傳曰岐道雖僻

而人不遠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

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

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詩人誦詠以為符驗今白

狼王唐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徑邛來大山零

高坂山海經曰峽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

華陽國志曰邛來山一名邛存故邛人存人界

也巖阻峻回曲折乃全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剝寒

陽行部全此而退者也有長貧若採八度之難陽

閔峻竝峽名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言詩人雖歎岐道之難

夷易今甲來緜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

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

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

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

之樂解見陳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

錄其歌焉東觀記載其歌并載夷人本語並重譯訓

夷言以為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提官與天意

合魏晉吏譯平端劉惔不從我來旁草支雷聞風向化儻

隨所見奇異知唐多賜繒布邪毘甘美酒食推潭無所報昌

樂肉飛蘇便仰申悉備仍離蠻夷貧薄龍洞

嗣莫支願主長壽僧鱗子孫昌熾莫稱遠夷慕德歌角存

詩曰蠻夷所處彼尼日入之部日交慕義向化隨旅

歸日出主路且聖德深恩聖德與人富厚魏苗冬多渡荒

霜雪綜邪夏多和雨在邪寒溫時適藐滄部人多有瀘灘

茵補涉危歷險辟危不遠萬里莫受去俗歸德術墨

心歸慈母仍路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土地之儀

境垧犁籍食肉衣皮阻蘇不見鹽穀莫碭吏譯使風麤沐

大漢安樂走漢攜負歸仁蹤優觸冒險陝險

高山峻峻倫狼緣崖磻石扶路木薄發家息落百病服淫

到洛理源父子同賜捕前懷抱匹帛懷稟傳告種人匹漏

長願臣僕陵陽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郡尉府

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耀之夷人

益畏憚焉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

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

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

南蠻傳

後漢書

天

種夷與徼外汗衍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蠶陵城
殺長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田名與徼外三種

夷三十萬萬口齎黃金鹿牛眊顧野王曰眊結毛為飾也即今馬及弓禦

上纓也舉土內屬安帝增令田爵號為奉通邑君延光

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關郎國志零關道屬越嶲郡殺長吏益州

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

都尉領四縣如太守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略

吏民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蠶陵殺長吏四年

為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十四

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為漢嘉郡

毋驍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汝山郡至地節

三年宣帝年也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

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羗九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頗

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毋族歿則燒其尸土氣

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

夏則違暑反其邑眾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

十餘丈為邛籠案今彼土夷人呼為雕也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

麻菽惟以麥為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

葬今成
于風可痛

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者土成鹽因以百頃為號也數為邊寇郡縣討之則

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氏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

郡昭帝元鳳元年氏人復叛遣執金吾馬適建姓馬適名

建也龍頷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

之及王莽篡亂氏人亦叛建武初氏人悉附隴蜀及

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龍西太守馬援上

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人隗茂反殺武都

太守氏人大豪齊鍾留為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

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後亦時為寇盜郡縣討破之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

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

夷之境欵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

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文約謂文書要約也著自山經水志

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

耳雕脚之倫獸居鳥語之類緩耳儋耳也獸居謂穴居莫不舉種

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

名中郎校尉之署謂護匈奴中郎將及戊巳校尉等編數都護部守

之曹劉敞曰案此部字合作郡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

之霧物沈沙棲陸之瑋寶珠玉金碧珊瑚琥珀之類莫不呈表怪

麗雕被宮幄焉又其賓燂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軫積

於內府火毳即火浣布也馴禽鸚鵡也封獸象也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

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烈風不猛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時時出外

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灰積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汗以火烧之則清潔也傳子曰長老說漢桓時梁冀

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爭酒失杯而汗之冀偽怒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燂然而熾如

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澣也○劉夷歌巴放曰正文軫積於內府案軫字誤當作駢字

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

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

連涉荆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
按算薄於羗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
為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啓土立人至今成都

焉哀牢夷伐鹿芟不得乃歸中國故言肇自遠離

贊曰百蠻蠢居仞彼方徼鏤體卉衣憑深阻峭蠢小貌也

鏤體文身也卉衣草服也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

道往化既孚改襟輸寶孚信也襟衽也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